

纱妮纱嫂的苦与乐

□庞信华(郑州市民俗文化学者)

和现在国棉厂的退休老人们交谈,这些当年的纱妮纱嫂们难以掩饰的自豪感仍然在言语间自然流露。我从中找到了曾经为郑州的纺织事业奉献半生的老人们在国棉厂辉煌时代的自豪和无私奉献的高涨情怀。

郑州国棉厂的纺织工人很辛苦,苦到现在的年轻人难以置信。工作上,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高,工作紧张压力大。纺纱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布机车间的工人说话要靠咬着耳朵大声喊;细纱车间的纺纱工一个人看十几台机器,一个班上下来要走几十里路;清花车间棉花飞舞,即使工人捂着两个口罩也免不了棉絮进入嘴里。生活上,住房条件艰苦,三班倒带孩子作难。由于当时住房困难,没有结婚的男女住集体宿舍,结婚的时候双职工的两口在厂招待所住上十天半月又分居到男女宿舍。怀孕生子后的女纺织工根据论资排辈的制度住进“妈妈房”,所谓“妈妈房”也就是一个房间被分割成两三个空间供两三个妈妈带孩子住进去;孩子和妈妈一起三班倒,半夜里熟睡的孩子被下夜班的妈妈拍醒带回家是当时纺织工子弟最深刻的记忆;为了技术比武和技术标兵评比而放弃仅有的休息日,把孩子扔到家里加班加点是纺织工经常做的事情……

这些被我们看似不能接受的、难以忍受、不可置信的辛苦都被国棉纺织工用自信的笑容、用工作的热情、用无私的奉献含笑接纳。于是,有了车间机器轰鸣,棉絮乱飞,三班三运转,24小时不停车的艰辛;有了郑州国棉厂工人干劲大,没有一个偷懒的称赞;有了国棉三厂建厂50年大庆时,50年来累计上缴利税16.6亿元,

被称为是国家财政和外汇“聚宝盆”的美誉;有了1981年郑州市纺织工业黄金时期,全行业实现利税33263万元,占全市财政收入的70%,成为郑州市“支柱产业”的辉煌。

郑州国棉厂的纺织工人很乐观。虽然工作很累,但她们的精神很富有。人人都要求上进,大家都争先进标兵。那种乐观自信、以苦为乐、积极上进、勇于奉献的精神是当下所需要、所传递、所宣扬的正能量!

那个年代“五一”、“十一”的群众庆祝集会,会后的游行队伍中,第一方阵必定是纺织工人的队伍,纺织姑娘伫立在彩车上的一幕被定格为当时一道靓丽的风景。那是她们的自豪和骄傲;那个年代,工人是“双高”(地位高、工资高)人群,纺织职工待遇好,年轻的纺织女工就成了各机关单位小青年追求的对象。那是她们的自信和魅力;为了提高生产率,她们苦练技术,废寝忘食、加班加点,却坚持不懈、乐此不疲。那是她们的责任和奉献;职工联谊会上,多才多艺的纺织工们利用休息日自编自导自演的文艺节目、周末的电影放映、棉纺厂的图书馆等。那是她们享受多彩业余生活的从容和淡定;随着国棉纺织产业的逐渐淡出,曾经的纺织姑娘成了下岗再就业的“纱嫂”,纺织工从隆隆的机器旁转移到了纱嫂烩面馆、纱嫂家政服务的岗位上。那是她们的自救和自强……她们默默无闻,无私奉献,为中国纺织业的发展,为郑州这座城市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作为年轻一代,我们需要永远铭记他们。

国棉厂造型独特的建筑,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作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它们增

加了城市的文化底蕴,记录和见证了郑州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并承载着郑州市民对这一时期工作和生活的回忆,是郑州作为国家纺织城的历史文化标志,是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应该保护,也值得保护,但是,城市的快速发展正在逐渐抹去人们心中的城市记忆。国棉四厂生产区大门拆除之时,有多少老一代的纺织工在此驻足深思,泪流满面。然而,机器轰鸣中轰然倒塌的墙体激起的尘土祭奠了他们的青春和汗水。

一个时代结束了,高昂的时代精神是老一代纺织人劳动与智慧的凝结。激情岁月、辉煌年代、纺织记忆、苏式建筑这些保留时代特色的痕迹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不应该被忘却,也不应该被一台台巨形的推土机无情地铲去。保留那个年代独具特色的建筑才能保留住这个城市的精神世界和灵魂,才能使那些曾经作为城市的一部分而存在、承载着人们深厚感情的建筑传承城市发展足迹、保留城市记忆。

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一处纺织博物馆的诞生。坐落在郑州国棉三厂的郑州市纺织博物馆的各项筹建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郑州纺织博物馆将会还原郑州人纺织工业的记忆、展现纺织工人曾经的辉煌、展示近现代纺织业对郑州发展的贡献。纺织工们的奉献精神 and 美好回忆即将物化为展览,以郑州纺织博物馆为载体进行全方位呈现。那么,它是一个城市的记忆,这个记忆里有国棉厂纱妮纱嫂们的青春与付出、苦与乐、记忆与情怀,那是与共和国一块成长的日子!

毛主席 视察铁路文化宫

□连德林(郑州市民俗专家)

现位于郑州市陇海中路136号的郑州铁路局工人文化宫,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初,原陇海铁路局在此修建的一处综合性文化娱乐场所,名为陇海花园。内有一大型建筑叫“陇海大礼堂”。该礼堂为西式建筑,建成后在此举办过多次大型演出、集会及接待社会名流。1940年6月,侵华日军飞机数架两次轰炸郑州。在轰炸中,陇海大礼堂遭到严重破坏,主体建筑全部倒塌,唯有前厅及两侧各残留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郑州铁路管理局决定,在原陇海大礼堂的基础上重建。历时一年,于1952年6月竣工,主体建筑正面上方有仿毛主席手书“铁路工人文化宫”几个霓虹灯大字。7月1日举行了隆重的开放典礼。新建的铁路工人文化宫占地20500平方米,建筑面积4144平方米。主题建筑为楼上楼下计1200个座位的剧场;另辟有图书馆、阅览室、游艺厅、展览厅、宴会厅、舞厅等多项活动设施。内部装修高雅,设备齐全,一时成为郑州乃至全省第一流的文化活动场所。

当年10月31日,毛主席在国家领导人杨尚昆、罗瑞卿、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和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等陪同下,到郑州登上邙山。主席坐在小顶山观察黄河的那幅照片,为人们所熟悉。也正是在这里,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主席等人下了邙山,被接到市内休息。当时省会在开封,郑州火车站是用席搭建的,整个郑州没一处适合接待主席的场所。所以,便选择铁路文化宫为接待处。主席的专列就停在现101中学(原铁路一中)西围墙外,下车的台梯是用枕木临时搭建的。主席由铁路文化宫东便门进入院内,先视察了外部环境,又到职工游艺活动室、图书阅览室看了一遍。然后来到二楼会议休息室,在此听取了铁路局领导的工作汇报。听完汇报后,毛主席风趣地说,在郑州车站还是席棚的情况下,你们先建了这么好的文化宫,可见你们对文化宣传的重视。并对所开展的各项文体活动给予了肯定。当日下午5时,主席的专列返回北京。

为纪念毛主席视察铁路文化宫一事,1970年曾在文化宫剧场外广场矗立毛主席塑像一尊,当年12月26日主席生日那天,举行了落成典礼(此像于1985年按上级指示已被拆除)。1981年,在此工作的美工师左国顺,依据毛主席当年的形象及老工人人们的回忆讲述,创作了“毛主席视察铁路文化宫”大型油画一幅。此画在文化宫剧场接待室挂了多年。

过去,曾独领风骚的铁路文化宫剧场,早已失去了昔日的风采。原房顶全是木结构,墙体多处裂缝,不符合消防要求,被列为危房建筑,于2002年5月整体拆除。一座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大型现代化剧场,已于2007年全部投入使用。

方顶村的绿荫

□陈铁军(郑州市作协副主席)

我从纷繁、喧嚣的郑州市区,来到这个叫方顶的小村,就像一个在炎炎烈日下行走的人,猛地来到一棵茂盛、苍郁的老树下。是的,那一刻我站在村口,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就好像站在老树的凉荫里,觉得一瞬间,心灵是那么的清凉、清幽和清静。

方顶地处郑州市上街区,这里是平原向丘陵的过渡带,到处都是黄土梁峁和沟壑,所以方顶的古民宅也随形就势,或靠山而筑,或依坡而建,或屹立崖上,或盘踞沟底,形成高高低低、错落有致,有聚有散、时隐时现的奇妙景观。

说到村庄,首先要说的当然是祠堂。方顶人多姓方,祠堂就叫方氏祠堂。方氏祠堂建于清代,位于村庄的中轴线和制高点。这,与它的唯我独大和高高在上是一致的。祠堂由三房一门楼组合成院,正房供着一通方氏宗亲石碑,碑上按世代铭刻着五支方氏祖先的名讳,两侧的厢房则是家族谋事和活动的场所。庄严威武的高台门楼,顶部五脊六兽、挑角飞檐,门面砖砌泥抹,灰色厚重,几乎是通身都饰有精美砖雕,雕刻着游龙、奔鹿、麒麟、蝙蝠、牡丹、莲花、绣球、寿桃等图案,绘声绘色,栩栩如生。

方顶作为一个存留至今的古村落,其古典性并不是只局限在那些古代建筑。生活在这里的方顶人,就像他们世代居住的古屋一样,直到今天仍然保留着许许多多古朴的习俗。譬如,他们有风俗叫“坟会”。每年清明和农历十月初一,

各姓村人都要在本族长者的带领下,到祖先坟上扫墓、祭拜。这么做,不仅为了缅怀先人,更是为了勉励后生。因为每当这时,族中的长者都会借此机会,对族人回顾本族的历史和往昔的光荣,讲述族中的族规和族训,叮嘱后代一定要不忘祖德、牢记祖训、正经做人。其情景,就像我党在井冈山等红色景点,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这一习俗,或者说这种古朴的教育方式,方圆一带,据说,只有方顶才有。譬如,村畔有一碑曰“戒赌碑”。此碑据说是这样——古时豫西赌风颇盛,方顶一带人犹好赌,不仅致使赌者倾家荡产,而且造成家庭不和、村庄不睦。为了刹住赌风,村中有见识的主事人创新社会管理,邀请当地大知识分子赵东阶,专为戒赌博撰文并立碑,碑文严格规定:除正月初一至十九可以玩牌外,全年其他日期一律不准。这一碑文内容不仅在当时行之有效,一直到今天仍被村民视为村庄的规约,严格遵守。在法律都已经不老好使的今天,还有村庄将古代规约作为行为准绳,实属罕见。譬如,我听说在这里,做生意还可见以物易物。一辆瓜车“嘀嘀”开到村口,西瓜贩子不是吆喝“谁买瓜”,而是吆喝“谁换瓜”。咋换哩?用粮食。一斤粮食换一斤半瓜。瓜贩是这样,其他贩子也是这样。每当村人听到小贩们五花八门的叫“换”声,便用布袋或簸箕盛着粮,纷纷走上村街围住那声音,换取他们各自需要的东西。这种古老的贸易形式,

不要说在当今城市早已见不到,就是在一般农村也很难得一见了。譬如,村庄那古香古色的民间文艺活动,至今仍在十里八乡闻名遐迩。他们的绑灯山,将几百盏花灯捆扎成一座大山,将正月十六的夜色照耀得火树银花,那熊熊燃烧的灯火几十里外都隐约可见。他们的高跷队,头扎羊肚巾,身穿黄衣白裤,腰系手舞彩绸,能踩着高跷翻跟头、大劈叉,高难度动作是捡起地上的东西。他们的卧竿儿,人物扮成小丑模样,坐在不停晃动的横竿上,随着长竿上下左右晃动,一边做出种种怪相逗笑观众,一边表演各种惊险的杂技动作。这一切——如果把方顶比做一株老树,我觉这一切应是老树的茁壮根须,老树正是通过这错综发达的根与须,接住了生活和历史的地气,并从中源源不断地汲取营养,养育了粗壮强劲的躯干和绿色如云的冠盖。

方顶人,至今仍生活在古村中。有的,还居住在几百年前的老屋里;有的,搬虽搬了出来,但新屋就在老屋的紧邻。方顶的屋舍,从明清,到民国,到现在,是一种连续和传承关系。绵延的是历史,传承的是文化。正是这些负有传承使命的新房和新人,赋予了古村生命感和生动感,使古村拥有了亲切的人间烟火气。假若把这些人移走,把所有的新东西都拆除,只剩几幢老房子孤零零地戳在那儿,就等于切断了老树的根须,我想我就是不说,你也可以想象那是一种怎样的情景。